

世界著名作家短篇小说精选系列

海明威短篇小说精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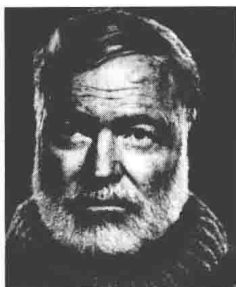
[美] 海明威 著 张炽恒 译



群众出版社

世界著名作家短篇小说精选系列

海明威短篇小说精选



[美] 海明威 著 张炽恒 译

群众出版社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明威短篇小说精选 / (美) 海明威著; 张炽恒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6. 5

(世界著名作家短篇小说精选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014 - 5523 - 2

I. ①海… II. ①海…②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近代 IV. ①I712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74682 号

海明威短篇小说精选

厄内斯特·海明威 著 张炽恒 译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7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1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6 月第 1 次

印 张: 6. 125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25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5523 - 2

定 价: 29. 00 元

网 址: [www. qzCBS. com](http://www.qzCBS.com)

电子邮箱: [qzCBS@sohu. com](mailto:qzCBS@sohu.com)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 - 83901330 010 - 83903973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传奇式的大师：硬汉与温情

张炽恒

相信至少有一部分读者知道海明威。

因为他是个大作家。有一种说法：厄内斯特·海明威（1899—1961）是二十世纪美国三位最伟大的作家之一。另外两位是威廉·福克纳和弗朗西斯·斯科特·菲兹杰拉德。

还因为他是个传奇式的人物：他喜欢去非洲狩猎；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红十字会救护车司机，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，有时还亲自参加战斗；他的外表给人硬朗的印象，但他年轻时在精神上属于“迷惘的一代”，晚年在身体上遭受着多种病痛，最后不堪折磨而饮弹自尽。

还有，他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，其中最著名的有《丧钟为谁而鸣》《太阳照样升起》《永别了，武器》……最后却因为一部中篇小说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
它就是《老人与海》^①。

这部小说自身也是一个传奇。它的主人公桑地亚哥的原型格雷戈里奥·富恩特斯是海明威的救命恩人，后成为海明威的挚友，2002年以104岁的高龄去世。它是海明威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，1952年出版，1953年获普利策奖，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，1958年拍成电影，1986年作为法国《读书》杂志推荐的理想藏书之一，48小时内售出530万本，销量排名第一。

可以想象，这样一部小说的评介文章多如牛毛，在互联网上你可以搜索到许多。因此，在于我，确实没有必要再重复别人的话；在于你，我的建议是，你先自己把这部小说读完，在心里面或者纸上归纳出你自己的感觉、印象、发现和想法，然后再适当看一下别人的评论。

很可能别人的评论中有不少你没想到的高明见解，也可能你有些见解是别人没想到的，更可能你和别人有许多共同的见解。不管怎样，有自己的想法很重要，因为无论高明与否，那是你自己的。你自己读，自己想，然后再去了解别人的想法，这样一个读书方法既可以使你的视野和思路得到拓展，又不至于让自己的大脑变成一个存储故事、知识和他人见解的电脑硬盘。

^① 这是海明威最著名的一部中篇小说，经译者推荐，我们特意将其收入本书，以飨读者。——编者注

这个故事不长却容量很大，不过并不复杂，所以我不应该在这儿介绍故事情节，正如我不应该在你看一部好电影之前透露剧情一样。

我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是，说一说读这部小说时应该注意的地方。

一是要有耐心，慢慢地、细细地读，不要迫不及待地只知道下面的情节。海明威的行文是很简洁的，基本上没有多余的叙述。如果你细细地读，那等于是你在自己的脑子里放一部精彩的电影，当然，你用你的想象参与了它的放映。否则，你得到的只会是一个干巴巴的故事梗概。我保证故事里面没有费解的地方。如果你以前读的翻译小说中有不少费解的地方，很可能是因为译者没有看懂作者的意思，或者没能表达清楚作者的意思，而并不是作者故作深奥、故弄玄虚。当然，有些地方是需要稍稍停顿一下，稍微想一想才会明白的。

二是要适当地看注释，看注释不但解惑，而且能增长知识。这部小说我翻译时作的注比较多。海明威喜欢狩猎、看斗牛，也喜欢捕鱼，他曾经在1941年将自己的游艇改装成巡逻艇，侦察德国潜艇的行动，为盟军提供情报。所以海明威本人懂得航海和捕鱼，因此他在这部以大海为背景的小说里使用了不少术语。看一下注释不但会增长知识，也是很有趣味的。

我建议你这样细读一遍后，过几天再比较酣畅地读一遍。

另外我想说，我非常喜欢小说中那个男孩儿，也非常喜欢小说中大海上的日出与日落、白昼与黑夜、云彩和风。

我翻译这部小说也是很有耐心、很细致的。我甚至会为了译得更准，为了译出原文中的精妙之处，在一个地方停留一个小时，反复斟酌。譬如“skiff”这个词，译作“小船”或“渔船”我都不甘心，因为作者用了这个词而没有用“boat”、“fisher”或“trawler”等，总是有原因的。最后我选择译成“小帆船”并加注。这样你读了才会在脑子里有个生动具体的形象。再如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：He（鱼）is much fish still，我看到后立刻感觉到一震。早年我曾读过别人翻译的《老人与海》，而且是细读，但不记得有这一句话。于是我花了些时间把藏书翻出来看，发现那个译本翻译错了。我把它译成“这鱼儿依旧汉子得很”。这句话相当于说一个人：He（人）is much man still。

现在我要特别作一些说明。

一是我将原文中的“the old man”译作“老头儿”而不是“老人”。首先，译作“老人”比较呆板。这篇小说总体上是略显沉闷的，甚至显得有些冷。但其实，正如一个外表刚毅的男人心底里藏着温情甚至忧伤一样，这篇小说自有其温情的一面。作者安排男孩儿马诺林这样一个角色，正是他企图赋予小说以温情的一个证据。此外，小说中有多处感伤心理的描述。我一直对简单地将《老人与海》归纳为“硬汉小说”不以为然。对这样一篇小说的主人公，通篇以“老人”来称呼，好像是呆了一些。再者，如果真正将原文读进去，便会感觉到作者叙述小说中三个主人公时带有一种掩饰着的亲切，所以我把他

们相应地译作“老头儿”、“男孩儿”和“鱼儿”。另外，小说中有多处老头儿的自言自语，有时他称呼自己“old man”，总不能让他称呼自己“老人”吧？因此我只将开篇第一句的“an old man”译作“一位老人”（这里是交代，不是称呼），其余统一译作“老头儿”。

二是我没有将原文中称呼动物的“he”译作“他”。我曾这样试过，但译了不到三分之一后，发觉实在难以为继。中英文表达有差别，读起来总是觉得不畅，此其一。容易引起指称的混淆，从整体上、语气上都很难处理好，此其二。只得作罢。老人视天地万物为兄弟姊妹，用“he”来称呼，是因为老人的年老和孤独，也是因为他的生活一直与大海和天空为一体，更因为他是个特别倔强的老头儿。与其说他是个硬汉，不如说他是个很特别、很倔强的老头儿。我个人觉得，小说中天性、灵性、个性与情味儿远重于“硬”味儿。

一部真正的好小说，不但故事好，而且叙述得好，文字好，独到。《老人与海》是海明威最好的一部小说。我尽力译得准，译得恰到好处，希望做到换一字或加一字或减一字都会有所逊色。开个玩笑，如果有人想从这个译本“翻译”出一个新的译本来，那就必须进行改头换面，那就肯定会大有损失。

希望你读了这个译本以后不会觉得失望。

这个译本最初只含三篇小说，另两篇是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和《白象似的群山》，以《老人与海》为书名。在海明威中短篇小说的名篇中，这三篇是公认的最佳作品。最初的译本

完成于2013年年底，但至今已出版了九个版本，在此过程中，陆陆续续应几家出版社要求，数次增译，最后增加到九篇。其实，有一家出版社曾要求我增译到十五篇，但在建议篇目中，除了目前此译本中所选的九篇外，我没有找到自己觉得特别好的篇目，所以婉拒了。

此译本中所选另外六篇，虽然都很短，却每一篇皆富有张力和韵味，可以说是题材各异，各有千秋。这些篇目的翻译，虽然较之于《老人与海》和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轻松些，却也是每一篇皆遇到过需要仔细斟酌之处。我慎重对待每一处，决不以似是而非的译文来敷衍，而是尽力翻译准，译得恰到好处，希望做到换一字或加一字或减一字都会有所逊色。

我本人很满意目前这个译本篇目的选择，其中的每一篇我都觉得是佳作，因此，我愿意翻译，肯下功夫去译，而且在翻译的时候能够进入“状态”。文学翻译是一个在原著限定下的艺术再创造过程，不是一件机器或者匠人能够做好的事；知识面、才能和责任心三者任缺其一，都做不好。任何一件事，只有你在能做而且特别喜欢做的情况下，才能做得比较完美。

希望你读了这个译本以后不会觉得失望。

2015年11月23日于上海滴水湖

目 录

- 老人与海 ① 1
- 乞力马扎罗的雪 ① 91
- 白象似的群山 ① 127
- 印第安人营地 ① 135
- 杀手 ① 142
-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① 157
- 在密执安北部 ① 164
- 雨里的猫 ① 171
- 在异乡 ① 177

老人与海



献给查理·施里纳和马克斯·柏金斯

他是个独自驾一只小帆船^①在湾流^②上捕鱼的老人。到今天为止，老头儿已经接连下海八十四天，一条鱼也没捕到。前四十天里，有个男孩儿陪着他。可四十天一无所获之后，孩子

① 这是一种尖头方尾平底的小船，挂三角帆。

② 即墨西哥湾流，世界第一大海洋暖流。岛国古巴位于墨西哥湾的口子上。

的爹妈对他说：这一阵子老头儿肯定是兜底交上倒灶运^①了。那是坏运气里面最厉害的一种。遵父母之命，孩子上了另一条船，第一个礼拜他们就捕到了三条好鱼。看见老头儿每天回来时小帆船里空荡荡的，男孩儿心里面很难受。他总是下去帮老头儿拿东西，或者是钓索卷儿，或者是钓鱼竿^②、鱼叉和卷裹在桅杆上的帆。那面帆用面粉口袋片打了补丁，卷起来时仿佛一面象征永远失败的旗。

老头儿身形单薄瘦削，脖梗子上皱纹很深。从他的腮帮子上一溜顺着颊边往下，长着些褐色的疙瘩，那是被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晒出来的良性皮肤瘤。他那双手则因为同大鱼较量，被钓索勒出了深深的伤痕。不过没有一道伤疤是新的。它们已年深日久，如同无鱼的荒漠中岁月侵蚀所形成的地貌。

他身体的每个部分都老了，除了眼睛。它们同海水一样的蓝，带着欢快的、未曾被击败过的神采。

“桑地亚哥，”小帆船被拖到了岸边，他们往上爬时，男孩儿说道，“我又可以和你一起出海啦。我们家已经挣到了一点儿钱。”

老头儿教会了孩子捕鱼，男孩儿很爱他。

“不要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你上了一条好运气的船。待着吧。”

“可是你记得吗，你曾经八十七天没逮到一条鱼，接下来三个礼拜我们却天天捕到大鱼。”

“我记得，”老头儿说，“我知道，你不是因为动摇了才离

① 原文“salao”为西班牙文，意为咸的、苦的、倒霉的。

② 这种渔具一端带有大铁钩，用来扎住钓到的大鱼，将其拖上船。

开我的。”

“是爹爹赶我离开你的。我是个孩子，得听他的话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头儿说，“这很正常。”

“他不怎么有信心。”

“是，”老头儿说，“可我们有，是不？”

“是的，”男孩儿说，“先去台子廊屋^①，我给你买杯啤酒，然后再把东西拿回家，好吗？”

“我就不客气了，”老头儿说，“打鱼人酒不分家嘛。”

他们走进台子廊屋，坐了下来。不少渔夫拿老头儿打趣，他并不生气。还有些渔夫，那些上了年纪的，眼睛看着他，心里为他难受。但他们并没有表露出来，只斯斯文文地聊湾流，聊他们把钓索漂下去有多深，聊持续不变的好天气，和最近经历的事情。当天有收获的渔夫们都已经返回，各自将马林鱼剖开，满满地平摊在两块木板上。每块木板的两端各有两个人扛着，摇摇晃晃地抬到收购站去，在那儿等冰柜货车将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。而捕到鲨鱼的人已将所获送进小海湾另一侧的鲨鱼加工厂，那儿的人把鲨鱼吊在滑车上，取出肝，割下翅子，剥去皮，将鲨鱼的肉先切成条，然后再腌制。

刮东风的日子里，港湾另一侧的鲨鱼加工厂会飘过来一股子味儿。但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气味，因为风转而向北刮去，且又渐渐平息了。台子廊屋里阳光明媚，令人愉悦。

① 据考，这家馆子应是位于临海的台地上，形状类似于廊屋，供应啤酒、咖啡和吃食，客人主要是渔夫和游客。

“桑地亚哥。”男孩儿说。

“噯。”老头儿应道。他正握着酒杯，回想多年前的事。

“我去给你弄点儿明天用的沙丁鱼来好吗？”

“不用了。你去玩儿棒球吧。我仍然有力气划船，罗杰里奥会帮我撒网的。”

“我想去。我不能和你一起捕鱼，就让我帮你做点儿事吧。”

“你已经给我买了一杯啤酒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你是个男子汉啦。”

“你第一回带我上船，我多大？”

“五岁。那天我拖上船的鱼太生猛了，它几乎把船折腾成碎片，害你差点儿丢了小命。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鱼尾巴啪嗒啪嗒地拍打，横座板也被拍断了，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。我记得我被你扔到船头，待在湿漉漉的钓索卷儿旁边，感觉到整个船在颤抖。你用棍子揍它的声音就像砍倒一棵树，甜丝丝的血腥味儿罩住了我全身。”

“你是真记得，还是因为我跟你说过才知道的？”

“从我们第一次一起下海起，每一件事我都记得。”

老头儿用他那双久经太阳灼晒的眼睛看着他，目光里深信不疑，充满了爱。

“假如你是我自个儿的小子，我会带你出海去赌赌运气的，”他说，“但你是你爹你妈的，而且你上了一条好运气的船。”

“我去弄沙丁鱼好吗？我还知道去哪儿弄四条鱼饵。”

“我自己有，今天剩下的。我给它们抹了盐，放在盒子里。”

“还是让我去弄四条新鲜的来吧。”

“一条。”老头儿说。希望和信心从未在他心中消失过，此刻更是焕然一新，如同乍起的微风。

“两条吧。”男孩儿说。

“就两条，”老头儿同意了，“不是偷来的吧？”

“就算去偷我也愿意，”男孩儿说，“但那是我买来的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老头儿说。他心地单纯，不会去琢磨自己怎么就到了谦卑的程度。但他知道自己到了谦卑的程度，而且知道这并不丢人，不会给真正的自尊心造成任何损伤。

“看这湾流，明儿会是个好天。”他说。

“明天你去哪儿？”男孩儿问。

“去远海，风向转了再顺风回来。天亮前我就出港。”

“我想法子叫他也跑远些，”男孩儿说，“那样你如果钓到真正的大鱼，我们就可以过去帮你了。”

“他不肯跑太远的。”

“是的，”男孩儿说，“可我会看到他看不见的东西，比如一只追鱼群的鸟儿，那我就可以叫他跟着鲛鳅往外跑了。”

“他的眼睛已经那么不好使？”

“差不多成瞎子了。”

“奇怪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他又从来不曾捕过海龟。那才是伤眼睛的活儿呢^①。”

① 伤害龟类会伤眼睛，因为龟具灵性。似乎不仅西方人有这种迷信或“神秘”的观念，译者小时候也听到过老人们类似的说法。

“可是你去蚊子海岸^①捕海龟好多年，眼睛还是好好的。”

“我是个怪老头儿。”

“可你如今还有足够的力气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？”

“还行吧。我还有不少窍门可以用呢。”

“我们把东西拿回家吧，”男孩儿说，“然后我要拿手撒网^②去捉沙丁鱼。”

他们从小船上拿起渔具。老头儿将桅杆扛在肩上，男孩儿抱起木箱，里面装有一卷一卷编得很结实的钓索，又拿了钓鱼竿和带柄的鱼叉。装鱼饵的盒子放在小帆船的船尾板下面，盒子旁边那根棍子是用来制服被拖到船边的大鱼的。没人会偷老头儿的东西，但还是把船帆和粗钓索拿回家的好，因为让它们淋露水是有害处的。再说，老头儿虽然拿得准当地人绝不会对他下手，他还是认为，没必要把一根钓鱼竿和一柄鱼叉留在船上，诱惑别人。

他们顺着道儿一同走到老头儿的棚屋跟前，进了敞开的门。老头儿将裹着船帆的桅杆靠放在墙上，男孩儿把箱子和其他渔具放在它旁边。桅杆差不多跟这座单间的棚屋一样长。屋子是用大椰子树的坚韧的苞壳造起来的，那玩意儿叫作“海鸟粪”。屋里面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，还有泥地上一块用木炭做饭的地方。墙壁是拿纤维很结实的“海鸟粪”苞壳片压平了，交叠着镶砌成的。墙上有一幅彩色的《耶稣

① 加勒比海位于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之间的近海水域。

② 小型网具，使用时人站在岸边或船上，撒下去即捞。

圣心图》，还有一帧《科布雷圣母像》。这些画儿是他妻子的遗物。从前墙上还挂着一张他妻子的着色照片^①，但被他取下来了，因为他看在眼里，心里面就凄凉得受不了。如今它被放在墙角的搁板上，用一件干净衬衫罩着。

“你有啥吃的吗？”男孩儿问。

“一盆子鱼拌黄米饭。你也吃一点儿吧？”

“不了。我回家去吃。我帮你生火好吗？”

“不用啦。待会儿我自己生。吃冷饭也不要紧的。”

“那我把手撒网拿走啦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手撒网并不存在。手撒网是什么时候卖掉的，男孩儿记得很清楚。但他们照常每天将这套子虚乌有的把戏演一遍。一盆子鱼拌黄米饭同样是虚构的，这个男孩儿也心知肚明。

“八十五是个吉利数字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你想看见我逮一条去掉下水有一千多磅重的鱼回来吗？”

“我拿手撒网去捞沙丁鱼。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好吗？”

“好的。我有昨天的报纸，我想读一读棒球赛的消息。”

男孩儿不知道“昨天的报纸”是否也属于虚乌有。但老头儿从床底下把它拿了出来。

“是佩德里科在酒店里给我的。”他解释道。

“我捞好沙丁鱼就回来。我会把我们俩的一起用冰镇着，明天早上再分。等我回来，你给我说说棒球赛的消息。”

^① 所谓着色照片，与后来才有的彩色照片不同，是将黑白照片上色制成的。